

1917

广宁文史

第十二辑

广宁县政协《广宁文史》编辑组编



广 宁 文 史

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宁县委员会《广宁文史》编辑组编

1994年12月

目 录

“要留清白在人间”

—— 忆欧新同志 严 机 (1)

广宁工运与陈景芳同志 陈昭华 陈启宽 (12)

江家明二、三事 黄 中 (14)

东田炮楼突围的回忆 罗月池 (17)

崩头山伏击战 万 点 (22)

情系竹乡

—— 记在广宁投资巨款的潘小燕小姐 杨承煜 (25)

魂牵梦萦故国情

—— 马来西亚爱国华侨谭广远先生事略 ... 丁秀轩 (29)

心系桑梓 根此不忘

—— 记台胞凌 楚先生二、三事 罗巩华 (32)

诚挚赤子情 悠悠寸草心

—— 范信芝鼎力支持李志广办公益事业 ... 杨承煜 (35)

殷殷乡亲情 拳拳医者心

—— 记我县全力抢救患急病台胞朱少棋的经过

..... 罗巩华 祝新元 张文炎 (37)

令“洋专家”刮目相看的文师傅 彭英森 (40)

民选政权为人民 周世荣 (43)

翻身农民努力学文化

- 巷口大队扫盲工作的回忆 … 祝新元 黄成业 (45)
- 广宁中学图书馆史略 …………… 祝新元 黄成业 (48)
- 私立雾山小学史略 …………… 黄成业 (50)
- 六十多年前我在广宁幼儿园的回忆 …………… 陈福善 (53)
- 广宁县造船业发展始末 …………… 冯达成 (55)
- 广宁水运业的兴衰 …………… 莫蒲润 (58)
- 广宁铸锅话沧桑 …………… 冯达成 (61)
- 广宁公路之“最” …………… 莫蒲润 (64)
- 民国时期的广宁县长陈同昶、王仁宇
…………… 陈昭华 陈启宽 陈以志 (65)
- 陈遇亨轶闻 …………… 陈以志 (71)
- 武打师范嘉源事略 …………… 罗荣熙 (73)
- 贪赃勒索无道 陆县官畏罪潜逃
…………… 石 华 黄仲仁 陈焯和 (75)
- 古寺庙宇为昔日南街古城添异彩 …………… 陈启宽 (77)
- 谭铁纯和他的《森坑铁桥小引》 …… 谭世来 谭新泽 (82)
- 林洞茶亭史话 …………… 周世荣 (86)
- 清光绪广宁董知县名号、籍贯、任期考 …… 密火树 (88)
- 更正 …………… (89)
- 封面：中外合资的广宁华侨大酒店 …………… 罗玟华摄

“要留清白在人间”

——忆欧新同志

严机

编者按：欧新同志于1910年出生于排沙镇扶罗欧村一个贫农家庭，1936年参加革命，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任澳门岐关抗日救国会宣传组长，



欧新同志遗像
(县博物馆供稿)

侨港会宁同乡会回乡服务团广宁队队长，中共广宁石洞区委书记，中共广宁县委委员，中共南雄中心县委组织部长，中共粤北省委机关政治联络站站长，中共西江临工委组织部长、书记，广宁四会两县武装起义委员会主任，西江人民抗日义勇队政委，粤桂湘边纵队绥贺支队副政委，粤桂湘边纵队独立团（东风团）团长兼政委。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江军分

区十三团政委、西江联剿指挥委员会主任、怀集县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中共广宁县委书记、广四县委第二书记兼县长、粤中行署秘书处副处长、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干部处副处长、广东文史研究馆馆员、政协广东省第四、五届委员会委员。在极左路线干扰下受到冲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1987年11月2日病逝于广州，享年77岁。

欧新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现发表欧新同志的夫人严机同志撰写的“要留清白在人间”回忆欧新同志的文章以飨读者，让我们在革命前辈身上学到更多有益的东西。

我与欧新同志年青的时候，都参加过抗日救亡工作，1944年冬跟他相识，后来相恋和结合。几十年来，无论在战争的年代还是身处逆境的日子里，我俩一直相依为命，互相关怀、爱护和鼓励。他那忠于党，忠于革命，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思想，高尚的情操感染着我，激励着我。他不仅是我的好丈夫，还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的一言一行我至今仍历历在目，每当忆及，令我心潮久久不能平静。现仅忆述他的几个片断。

两袖清风 品德高尚

1987年10月底，欧新弥留之际，紧紧握住我的手，两眼垂泪，断断续续地说：“我俩夫妻一场，几十年来得到你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你为我受了很多苦，可没有让你得到欢乐和幸福，更没有任何财产留给你，深感惭愧！我走了以后，不要入土，火化后把我的骨灰撒向生我、养育我和我长期战斗过的广宁、四会绥江河里……”我顿时感到天旋

地转，象万箭穿心，悲痛欲绝。但怕他难过，我还是强忍着泪水，频频颌首表示领会了他的嘱托。欧新两手空空来到人间，今又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地回归大自然，就连埋葬遗体一穴之地也不愿占，他的革命情操是多么高尚啊！

公而忘私，刚正不阿是他做人的格言。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港澳同胞捐献一批物资由欧新等同志运回广宁、四会救济贫困乡亲。欧新家里很穷，是完全符合救济条件的。他父亲看见救济物资中有一批棉衣，便提出想要一件。欧新耐心向父亲解释说：“这批物资是公家的，未经服务团领导批准，谁也不能动用。”父亲一听可火了，说：“别人能救济，我为什么不能？你正是不孝仔。”欧新立即把自己身上的棉衣脱下来披在老父身上，说：“你穿这一件吧！”父亲的怨气一下就消了大半，终于理解了儿子。

1941年欧新在韶关工作并主持经营地下党的一间鞋店。母亲从广宁步行几百公里到韶关探望他，穿的布鞋早已磨破了。母亲认为鞋店是儿子开的，便不声不响从货架上挑了一双凉鞋穿。欧新知道了便向母亲解释说：“鞋店是公家的，我们不能私取。”欧新便记上帐，鞋款在自己的生活费中扣除。一双凉鞋价值无几尚且如此认真，他大公无私的品德便可见一斑。

建国之初，欧新奉命接管怀集县，任这个县的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接收的金银财物尽经他过目处理。他非常认真，造册登记，建立严格的保管制度，分毫不差。接管完毕调回肇庆时，他的警卫员想将一台收音机带走。欧新严肃批评教育这位警卫员，跟他重温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帮助他提高认识。

1980年他回广宁宾亨镇探望老区人民。当地党委、政府

和老区群众非常高兴，东家请，西家迎，要请他吃饭。欧新非常高兴到他们家里去做客，重聚当年深厚的革命情谊。但他约法三章，声明吃饭可以，但只能清茶淡饭，如杀鸡杀鸭，决不领情。老区群众非常感动说：“解放几十年了，还是当年游击队艰苦朴素的作风，难得，确实难得！”

临危受命 赴汤蹈火

党交给的任务不管多么艰巨，欧新必定千方百计甚至冒生命危险去完成，充分表现了他对党、对革命的赤胆忠心。1942年他在中共粤北省委任机关政治联络站站长时，省委被国民党特务破坏，省委书记李大林同志被捕，当时的韶关市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军警特务四处出动，韶关市内到处设立关卡哨所，严格盘查来往行人，不分日夜检查户口，稍有嫌疑即被拘捕，人心慌乱，许多商店关门停止营业。在这极其险恶的关头，省委秘书长严重同志对欧新说：“有三十多名党员干部及一批绝密文件（其中有省委级和县委级的）必须立即撤出韶关。组织上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完成。但困难很大，一是没有经费；二是没有送同志们撤退的运输工具；三是敌人关卡林立，敌特耳目多，转移这么多人容易暴露。但不管怎样，一定要想办法，保证不失一名党员干部，不失一份绝密文件。否则，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欧新认为这是党对自己的最大信任，赴汤蹈火也要完成。他牢记党关于依靠群众、有事找群众商量的教导，找到以前在澳门岐关公司打工时结识的司机邓泉、林九去联络一批汽车司机，由这批司机用钱去收买敌军警头目，使我党的同志出境时畅通无阻。他还以生意亏本为名，向司机们借贷，解决了经费不足。欧新还不放心，再通过著名棋艺大师陈松顺先生的特殊关系，

收买当地的流氓地痞，确保我党同志安全离境。一切准备就绪后，欧新机智勇敢地以落乡行医为名，分别通知在乡村隐蔽工作的同志按约定的时间、地点乘车离境。在欧新冒着生命危险精心策划下，终于不失一位党员干部，不丢失一份绝密文件，非常出色地按时完成了掩护撤离任务。他对党、对革命的赤胆忠心，受到党组织的嘉奖。

集思广益 屡战屡胜

在抗日和解放战争中，欧新指挥过许多大小战斗，小的有罗汶口、石涧、分界等处的战斗；大的有扶罗口伏击战、英德金造的战斗、八田战斗以及解放广宁县城的战斗等等，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人们称赞欧新足智多谋、具有军事天才。其实，欧新并非行伍出身，原来对军事一窍不通，参加革命后，由于斗争的需要和组织上的分工，才潜心学习军事知识的。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充分调动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例如，小型的战斗，均由营、连或排的领导订出作战方案，他审查同意后，即由他们去指挥，既信任又放手。他常常鼓励下属说：“大胆地干，打胜了，功劳归你们的，打败了，我也负一份责任！”大家心情开朗，群策群力，斗志昂扬，哪有不打胜仗的！遇上大的战斗，他必亲力亲为，战前作好调查研究，了解战场周围的地理环境、敌人兵力的部署及装备等情况，做到知己知彼，然后才与领导同志及参谋人员制订出二、三个作战方案，再交干部、战士讨论，集思广益。他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就是反对的意见也能虚心听取，不冒火，不反驳，把大家不同的意见归纳起来，取长补短，制订出最完善的战斗方案。战斗打响以后，他总是身先士卒，亲临前线参加战斗，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不但给广大指战

员极大的鼓舞，而且能够根据战斗进行中出现的新变化新情况，灵活机动，及时调整部署。因此，他指挥的大多数战斗，都能以最小的代价去夺取最大的胜利。他的指挥艺术和组织领导才能，受到上级机关和广大指战员的赞扬。

铮铮铁骨 浩气长存

欧新一生光明磊落，敢于坚持真理，反对谬误的精神，正是他坚强党性的突出表现。土地改革时期，某些受极“左”路线影响的领导干部，把广宁老区问题说成是什么“基本性质是敌我问题”。欧新拍案而起，坚决反对这种错误的观点，认为这是给在共产党领导下斗争了几十年的广宁人民脸上抹黑。他对“依靠南下干部”的提法也持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干部不应分南北，应当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紧密团结，共同把工作搞好。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些正确的意见不但不被采纳，竟遭到沉重的打击，初被打成“地方主义分子”，后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投入劳教。“文革”期间更遭雪上加霜，受到残酷的批斗。从1952年土改整队开始，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干部政策得到平反止，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他在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肉体上、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创伤，家属受株连、歧视，子女入党入团、参军、升学、招工招干、调升工资、评选先进等等，均受歧视。身处逆境中，欧新始终坚信党是正确的，强加于自己身上的不实之词和罗织的各种罪名，一定会得到洗刷，对前景充满了希望。他就是凭着这种坚强的信念，在逆境中生活下来的。

但是，我们承受的困难和痛苦，是人们难以想象的。1960年正值经济困难时期，上有欧新七十多岁的母亲，下有成群

子女，一家十口人，吃的、用的、穿的以及子女读书等开销全靠我一个人的工资维持，窘境是可以想见的。1959年11月，欧新胃穿孔，一个月内做了两次手术，医疗费没得报销，偏在这个时候，他母亲跌断了腿骨，欧新侍母至孝，却无钱给母亲治伤，心里很焦急。我对他说：“是不是向别人借一点以解燃眉之急？”他沉吟片刻说：“知我者为我分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不必求人，赶快把家乡那间小屋卖掉，医治母亲要紧。”他宁愿把自己唯一的一点财产卖掉也不愿乞求他人，这种不亢不卑，高风亮节的崇高品德确是令人敬佩。

身处逆境的欧新，多么渴望能有机会为人民服务啊！他想，不让我从事政治工作，我可以用我的医术为群众服务呀。原来欧新在大革命时期参加了广州工人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他逃到顺德其舅父处。其舅父悉心向他传授了运用中医和草药医治各种奇难杂症，特别医治肝病（肝炎、肝硬化、肝腹水）的独特本领。他的要求获准，便公开为民义诊。欧新医术果然名不虚传，求医者甚众，每天门庭若市，医治好的患者难以胜数，上至省、市党政军领导，如古大存、王德、王任重以及当时肇庆专区专员关立等同志；下有一般干部职工、街坊居民和港澳同胞等。来诊一律不收诊金，特殊困难的还赠药，甚至送药上门。有的患者被治好了多年的顽疾，特带小礼物上门致谢，均被一一婉拒。他说：“我的医术是不用钱学来的，为大家诊治仅是举手之劳，不用感谢的！”他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誉满广州街坊。

1962年他被摘掉“右派”帽子后，经上级领导同志的推荐和一些部门的迫切要求，欧新应邀到北京、南京、洛阳、武汉等地为党政军领导干部、国际友人以及人民群众治病，效果极佳，有口皆碑。谢阳光同志的儿子患肝硬化住武汉某大

医院，久经医治无效，被判为“不治之症”。欧新悉心为其医治，奇迹般被医好了。谢阳光一家感恩不尽，而这间医院不但不虚心，还把他视为“冒牌医生”，把他赶回广州。人们对这家医院的做法无不唏嘘，甚感愤慨，但欧新却泰然置之，在广州继续为民义诊。他说：“我行医不为名，不为利，在那里开业都是为人民服务，何必计较这么多呢？”许多人感到迷惑不解，欧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后来打听到，知道他是个曾出生入死为人民求解放的老红军、老干部时，连声称赞说：“难怪他这样好，原来他是个共产党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欧新被罗织“以行医搞反革命活动”，“冒牌医生行骗”，“不学无术”等罪名遭受残酷批斗。欧新置生死于度外，理直气壮地说：“我生为共产党的人，死为共产党的鬼，我反什么革命？在座可能有经我医治过的，我骗了他们什么？我不学无术，能有这么多人相信我，求我治病吗？”场内果然有被欧新治过病的患者，他们仗义执言，有的说：“他为我治好病连诊金也没收，他骗了我们什么？”有的说：“他有无真才实学我们最清楚。”那帮趾高气扬的造反派被驳斥得面红耳赤，耷拉着脑袋无言以对。

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要欧新按照他们的旨意讲假话，作伪证，诬陷某某同志是“叛徒”，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特务”等，欧新大义凛然，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也不为所用。

身处逆境的欧新并不是孤立无援的。他得到许多正直的省、市领导干部如古大存、饶彰风、冯扬武、吴有恒等同志的同情、关怀、教育和鼓励；更有众多的老战友、同事、给治过病的患者以及革命老区广大人民群众关怀和鼓励。中顾委曹瑛同志书赠条幅“不为良相便良医”。著名书法家吴子复先生被欧新铮铮铁骨，浩然正气所感动，书以“独有英雄驱虎

豹，敢教日月换新天”相赠。著名书法家秦 粦生先生书录明代大诗人于谦《咏石灰》的名句“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 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赠给欧新。同志们的关怀和鼓励，成为欧新在逆境中巍然屹立的强大精神支柱之一。

老骥伏枥 余热生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党组织对欧新重新作出了正确的、公平合理的结论，推倒强加于他的不实之词和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恢复了党籍、职务、级别，补发了工资；更令他毕生难忘的就是恢复他老红军的光荣称号。许多党政军领导干部、他的老战友、老同事、亲朋故旧以及海内外各界人士，闻讯纷纷来信、来电话或亲自上门向他表示热烈祝贺，我们一家如沐春风，如洒甘露，衷心感谢党的英明、正确。可是，这时欧新已年届古稀，他非常珍惜有生之年的宝贵时光，要为党为人民办更多有益的事情，而且具有强烈的紧迫感。他首先想到要办的就是帮助同志们落实政策。他知道郁南、广宁、四会、怀集、德庆等具有不少同志因历史遗留下来的错误结论或者因他本人而受株连，急需帮助他们平反。他为四、五百人次出具证明材料，因病住院不能执笔，则口述请人代写。他对前来索取调查材料的同志说：“你们回去通知那些需要我提供证明材料的同志赶快来找我，以免我死了无人证明、成了悬案就难办了。”这种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令来访者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他为历次政治运动中蒙受错误处理的180多人提供证明材料，使他们得到平反。

他非常惦记为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老区建设和人民生活状况。1980年他刚得到平反就不顾年迈体衰之躯，回到阔别

多年的广宁、四会访问革命老区。他看到老区的经济还比较落后，交通不便，人民生活仍然困难，心里非常难过。他一方面鼓励老区干部群众发扬革命光荣传统建设老区；另一方面尽力设法帮助老区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如通过各种渠道为老区发展教育、交通、卫生、水电及农业生产筹集资金，解决当时十分紧缺的钢材、化肥等物资。广宁排沙中学及扶罗小学的扩建，他出钱又出力，老区人民十分感动。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他仍然念念不忘当年为革命舍生忘死的“堡垒户”。四会县黄田陈子英同志的遗孀黄四嫂，独得一子又患癌症，一家五口仅得媳妇一个劳力，生活非常困难。欧新知道后十分难过，想当年陈子英夫妇是冒着生命危险为革命的：1939年刘田夫同志来广宁、四会指导工作时就是住在他们家里；1942年粤北省委被敌人破坏，从韶关转移来的同志也是住在他们家；当年梁广同志的妹妹以及黎柏松的夫人司徒明分娩时，是由黄四嫂接生的。陈子英是我党派到敌人阵营去当乡长的，他冒死把国民党征收来的稻谷给我们游击队吃。他们一家为革命作出这样大的贡献，今天怎能忘记他们呢？欧新亲自向当时的四会县党政领导和民政局领导反映情况，得到领导的重视和关怀，按照抚恤政策，给黄四嫂农转非户口并定期给予补助。

欧新还积极投入党史、军史的撰写工作。他前往广宁、郁南、四会、怀集、英德、南雄、韶关、清远、广州等地，参加这些市、县的党史、军史座谈会，提供了大量极其珍贵的史料，而且亲自动手撰写广宁、四会两县武装斗争的回忆。他用了相当大的精力去撰写粤桂湘边纵队独立团团史，与当年的老战友麦华、黄炎、欧伯祥、冯彪等一起重游当年战场，核实独立团的战斗史实。他弥留之际，仍频频嘱托前来探望他的战友们要把

独立团的团史写好。

在本文结束之前，我要援引吴有恒同志的诗句，聊表对欧新同志的哀思。

先锋无产者，悲又歿欧新。
五十年战友，今唯我尚存。
昔我居香港，君来自澳门。
回乡闹革命，意志甚单纯。
挥手遂离别，愿共会风云。
风云曾亦会，灾难转相寻。
含冤二十载，乃复得重申。
归老文史馆，寂寞久无闻。
洁身能慎独，淡泊以安贫。
大才难治国，小技屡医人。
知足常不辱，无求自葆真。
忽然撒手去，霜叶落纷纷。

（此诗原载《羊城晚报》1987年11月23日第四版——编者）

1994年中秋写于广州

广宁工运与陈景芳同志

陈昭华 陈启宽

陈景芳，本县南街镇城内村人，出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他家境贫穷，少年时读过两三年私塾，14岁学理发，此后以理发为生。

1924年，在周其鉴、罗国杰组织领导下，广宁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以县城为中心的工人运动也蓬勃兴起。南街镇理发工人陈景芳等20多名工人积极分子，多次聆听周其鉴、罗国杰、胡超等同志有关开展工人运动的演讲，认识到工人与农民是左右手，要紧密团结，互相帮助才有力量，从而积极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去。1925年初，在周其鉴同志领导下，成立以陆苟、陈景芳等人组成的广宁县工会筹备委员会，具体领导工会的筹备工作。陈景芳对广大工人群众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动员他们积极参加工会。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筹备，1925年4月初，广宁县工会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县城学宫举行，周其鉴、罗国杰、谭鸿翔、王世录等出席了大会。经过选举选出了广宁县工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陆苟，副委员长陈景芳，秘书杨湛成。执委会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和经济部。会址设在城内高家祠。这是在我党领导下我县最早建立的全县性工会组织。当时会员约有400多人，包括南街及附近乡镇的打铁、磨米、理发、锯木、饮食、车衣、扎运等行业的工友。占水200多名扎运工人，知道县工会联合会成立后，即派出代表周其兴到县工会要求加入工会，获得同意。这样，县工会联合会会员人数达600多人。

县工会联合会成立后，积极支持广宁农民运动，充分发挥左右手的作用。例如，1925年4月下旬，县农民协会在白庙举行全县减租大会。县工会联合会领导人陆苟、陈景芳率领全体会员参加，表示坚决支持农民减租。会后，工会会员与农协会会员一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有力地推动我县农民运动的广泛深入开展。

1926年3月，地主民团勾结土匪分成多股，封锁绥江河道，切断日常生活用品运入广宁的交通线，制造混乱，妄图破坏由于革命运动带来的社会安定和市面繁荣的大好形势。各革命团体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采取了反击行动。工会、农会领导人率领成员开赴斗争前线。由陈景芳和第二十四区农会执委高杞、伍学楠等组成县农军大队部驻石涧清乡办事处，协调农军清剿沿河反动武装工作。三月底，经农军配合第三军第八师第二十六团的清剿行动，终于平定匪患，河道畅通。

至1926年底，广宁县工会联合会会员人数已达到1150人。

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广东省当局发动反革命叛变，广宁也处于白色恐怖之中。陈景芳随县委转移到石涧，负责交通。1928年6月，根据上级的指示，停止有组织的武装反抗活动，革命转入低潮。陈景芳转移到广州，1930年他在南海被国民党当局缉捕，被押狱中五年。出狱后，他继续在佛山罗村等地理发为生。抗日战争初期，广州沦陷，陈景芳返回广宁，孔令淦、谢福球代表党组织与他联系，恢复了他的党组织关系，并派他与陈挺到南海、三水参加抗日游击队，投身到抗日斗争中去。

1943年底，陈景芳因患脚风痛返回广宁医治。病愈后，